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七千二百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三十五

起桑乾泥灘十月盡彊
園作噩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 上發順化

宋

曰慶州貞觀以來為弘化郡天
實後為安化郡至德為順化郡癸未至彭原 初李林

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

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

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

分令宰相在政事堂日當筆及承上

旨更工

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第五琦見上

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

見賢

遍翻上時掌翻洋川郡洋州本音羊今人多讀如祥

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

助軍

考異曰鄴侯家傳云薦元載令於鄆鄉縣置院以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鄆鄉

取今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

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

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兼判者

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琦作權
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度徒洛翻

鹽法用以饒

琦變鹽法盡榷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游民願業者為

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榷古岳翻

房

瑄喜賓客

喜許記翻

好談論

好呼到翻

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

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

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克嶺南節度使

南海郡廣州是時兵興方

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迄于
五季遂為永制其帶臺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為

憲銜守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
式又翻

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行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

板蕩

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綱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率引此二詩以諭天下大亂

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

今

房琯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

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

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事見上卷上即位於靈武

進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北上皇在成邨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置陛下於沙塞

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

蓋指李峴李承武鄧景山等

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之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

許之

考異曰唐歷上以房瑄有重名虛已以待之禮遇加等瑄推誠謇諤亦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

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加持節招

據考異則上之疎瑄非特因進明之言也

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

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

閑習

也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三

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

天寶元年更監厓縣曰宜壽屬鳳翔

郡

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

光進光弼之弟也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

潁王

璲之至成都也

見上卷璲公了翻

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璲不之

止圓恨之璲視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璲使歸內宅

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閣者此時在成都亦即行宮為內宅

以武部侍郎李岷為

劍南節度使代之

垣胡登翻正月甲寅以垣為

考異曰肅宗實錄明年

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

垣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璲與陳王珪詣

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

玢音彬

考異曰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

城卑不完

儲積於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

適有寺人

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

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玢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

刑焉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少

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陸

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間道

於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恐漢

武望思之築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進明曰
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王進
明馳馬亦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
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介意復全我兄
弟乃社稷之臣因授
御史大夫今從舊傳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

萬餘攻雍丘

復扶又翻

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

去房琯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

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

陳濤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

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基謂之宮
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人所
葬地而名之邪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

順風鼓譟牛甘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

乘繩證翻畜許救翻

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南

軍戰又敗

南軍宜壽之軍也

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

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

為于偽翻

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以

薛景仙為闕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

承寀使回紇見上卷九月敦煌門翻

回紇可汗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

遣其貴臣

與承寀及僕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原

見賢通翻

上厚禮其

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伽求迦翻

尹子奇圍

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
和琳將萬二十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
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湛水死

新書作赴

河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

樂安

郡棣州景城既陷樂安孤絕即時降賊蓋人心危懼城主不能守也

又使其將康沒野波

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

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

清河郡貝州博

平郡博州

考異曰河洛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

思明

貝州貝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從肅宗實錄

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

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

信都郡冀州降戶江翻史言烏承恩兵力足以拒守思

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東鹿張興

力舉千鈞性復明辨

將即亮翻東鹿縣屬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眀曰東

鹿漢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為安定縣隋改曰鹿城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泉曰獲鹿饒陽之鹿城曰東鹿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

饒陽受攻事始二百

以厭之復扶又翻

考異曰此事出河洛春秋前云

十七卷天寶十四載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池轉固蓋

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

云彌年者并計前後之數也

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

守式又翻
窘渠隕翻

城遂陷

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

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

張興志
在必死

自言命
在畧刻

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

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

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足

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鷲巢于幕

引左傳吳
季札之言

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

問古
范翻

轉禍為福長

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

口以至於死

如史所云則河北二十四郡惟張興可以言義士耳賊每破一城城

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

擔都濫闕

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

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

按史思明與郭李相持於常山博陵祿山蓋屢

益其兵及郭李入井陘思明乃能下河北此蓋逆黨稱其才而史不削耳

郡置防兵三千雜

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

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

邏郎佐翻

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

新書作呼延谷蓋語轉耳汗音寒

與郭

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

榆林郡勝州大

河經其北

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

洛交

洛交郡本鄜州上郡天寶元年更郡名

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

選舉

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

帥讀曰率

張巡邀擊

大破之賊遂走永王璘幼失母

璘郭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

為上

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

下節制

事見上卷七月

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

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

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

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

長知兩翻更工

衡翻瑒徒杏翻又音暢
好呼到翻鏐力求翻

以為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

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

原曰楚威王埋金以鎮王氣故曰金

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于蜀璘不

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

璘將稱兵峴不欲預其禍也

上召高

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

淮南節度使領廬陵等十三郡以適為之置淮南西道

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璘為之

淮南節度使領楊州廣陵郡楚州山

陽郡滁州全椒郡和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

郡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陽郡鄆州鄆州春郡安州安陸郡

黃州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沔州漢陽郡凡十三淮南西

道節度使領蔡州汝南郡鄭州滎陽郡許州潁川郡光

州弋陽郡中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方

鎮表但義陽弋陽已屬淮南節度當攷

使與江東節

度使韋陟共圖璘

方鎮表至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蓋謂浙江之東也韋陟所節度

者蓋江南東道也其巡屬魚

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

有浙東西及并宣歙諸州

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
里廬舍林木皆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
益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
縛於洛濱水上凍殺之上問李泌曰今敵彊如此何

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

輸春遇翻

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

邪音耶

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

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
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

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

即將

亮翻曉堅亮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張忠志即安忠志此時已復舊養父之姓

今若令李光弼

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

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令力丁翻陞音刑離力智翻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救子儀

勿取華陰

華戶化翻

使兩京之道常通陞下以所徵之兵軍

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

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

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

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並步浪翻

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

泌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媯檀攻

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陽之南

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

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使肅宗用泌策史思明豈

能再為關洛之患乎

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

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

德請為先生除害

娣大計翻惡烏路翻為于偽翻倓徒甘翻

泌曰何也倓以

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
倖不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

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

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

璘離珍翻守武
又翻詰去吉翻

使疏吏翻方鎮位
任等夷者平牒

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龔希言於

吳郡

將即亮翻
吳郡蘇州

李廣琛龔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

式於廣陵

琛丑林翻廣陵郡
楊州長知兩翻

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

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

今之當塗本漢
丹楊縣地晉分

丹楊置于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流人寓居于湖乃
改為堂塗縣仍僞置淮南郡隋唐淮南郡以縣屬丹楊
郡唐屬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楊郡唐
未常以丹徒名郡徒當作楊守式又翻

李成式亦遣

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

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

討之

韋陟蓋赴鎮中道聞變遂會於安陸降戶江翻瑱它句翻

于闐王勝聞安祿

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

闐徒賢翻又徒見翻

上

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

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

令力丁翻雍丘唐初置杞州貞觀元年廢

賊復置之築城以逼雍丘

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

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魏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

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

彭城郡徐州魯郡兗州東平郡鄆州齊子禮翻

賊將

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

斷丁管翻

巡遂拔雍

丘東守寧陵以待之

帥讀曰率范成大北使錄雍丘百二十里至寧陵

始與睢

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

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

睢音

雖守式又翻
塞患則翻

賊收兵夜遁救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

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

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竟

不應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折之舌翻

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

四郡

登州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

上黨節度使領上黨

等三郡

長平郡沁州陽城郡

興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

郡

著三郡餘一郡當攷鳳翔郡郿縣東原先有興平軍

因置為節鎮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

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澗七里廊州西南百四十里

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一百谷城河州西八
十里索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雕窠城時天寶十
三載置初林邑王范真龍為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

盡滅范氏

據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環王書之以始事范氏已自晉以來世有

林邑至是而滅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更立

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

更工衡翻妻七細翻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總

理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

懿祖光皇帝諱天錫

太祖之父也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

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

不復睹物

復扶又翻

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

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

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宦李猪

兒被撻尤多

舊書曰李猪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黠慧祿山持刀盡去其勢血射數升

欲死祿山以灰火傳之盡日而蘇因為閹人遂見信用

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

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

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

所為敢不敬從又謂猪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

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

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

捫枕旁刀不獲

舊書曰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

撼帳竿曰必家賊

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

深式浸翻

以氈裹其

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

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

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

緒日縱酒為樂

懦如過翻又奴亂翻令力丁翻樂音洛

兄事莊以為御史

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

其心

將即亮翻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

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

常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

從千容翻泌毗必翻帥所類翻處昌呂翻

至

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

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

邪音耶語牛侶翻

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

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

未奉晨昏

徽昌六翻謂人子晨省昏定之禮

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

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李輔國本飛龍

小兒

凡廐牧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小兒李輔國以閹奴為開廐小兒

粗閑書計給事

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

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

二人罪惡

粗坐五翻娣大計翻倓徒甘翻數所角翻訐居謁翻

二人譖之於上曰

倓恨不得為元帥

不用倓為元帥見上卷上年九月

謀害廣平王上怒

賜倓死

考異曰鄴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於土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來

馬併小女寄譙家而去上即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
說建寧聞而數以為言舊傳曰從屢言良娣頗專姿與
護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
皆無從死年月列傳云從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
則侯死在至德元載也按鄴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
為元帥經年今欲命建寧為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從猶
在也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從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
喪故置於此護國當作輔國

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

禍乎俶曰竊為先生憂之

去羌呂翻為于偽翻

考異

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壓先公先公素服
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為上所厚恐輔國亦不敢
擅殺今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

謂上許泌以賊平任行高志見上卷上年九月

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吾觀代宗所以卒免張后之禍者用李泌之言也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

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

治直胡

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

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

唐制食實封者凡一戶則以一丁之歲調給之

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

大臣議論不同而止

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三年

由是賞功者多以

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為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䟽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

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夫音扶過古禾翻考異曰鄴侯家傳曰

泌既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者受賞與它人異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等非所要為陸

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
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是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
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
至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
捧先公首置於膝上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剋
復効在何時還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如
郡名必保定矣此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

兵至涼鄯甲子幸保定

保定郡本涇州安定郡去載
更郡名鄯吾善又時戰翻

丙寅劔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太

守柳奕討誅之

臨邛郡邛州邛渠
容翻守式又翻

河西兵馬使蓋庭

倫

蓋古
盍翻

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

疏使

史翻必翻

聚衆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

武威郡涼州治姑臧

舊城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張氏據河西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并舊城為五餘二城未知誰所築也

胡據其五二城堅守度支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

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

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

太原

行戶剛翻博陵郡定州蔡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巖為賊守大同自此超太原牛廷介自幽

州與史思明等合

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

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

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

太原城周四十里

太原都城左汾右晉潛立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二千一百二十

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所

築兩城之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賊垂至而興役是未

東城周四十里者止言都城耳

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

塹數十萬

帥讀曰率塹古歷翻範土為之

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

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

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

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石艾縣天寶元年更名

屬太原府并陘關在其東葦澤關在其東北皆通山東之道

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

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

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

之趣七喻翻

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常少懈

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

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

安邊軍在蔚州興唐縣蔚州有銅冶

有錢官故有錢工時得其三人也

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

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

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近其賊

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

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

退營於礮所不能及之地礮匹貌翻

圍

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

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

搯車移翻柱也

至期光弼勒

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

屬之欲翻

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

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

德等圍太原 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度

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

歸當作媯

媯州也唐人雜史多有作歸檀者蓋誤也趣七喻翻睢音雖

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

寧陵引兵入睢陽

自寧陵東至睢陽四十五里

巡有兵三千人與遠

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

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

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

將即亮翻懦奴過翻又奴

亂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

但調軍糧

為于偽翻
調徒鈞翻

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

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

河東則兩京可圖

河東郡蒲州自河東進兵攻取潼關則兩京之路中斷然後可圖也時

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

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

自范陽敗歸

事見上
卷上年

安東都護王玄志鳩殺之祿山以

其黨徐歸道為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

襲殺之

復扶
又翻

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

將田神功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

秦為平原太守

後音伐秦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守式又翻

二月戊子上至

鳳翔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

宋白曰鄜州洛交郡漢上郡雕陰之

地後魏為東秦州又改為北華州廢帝改為鄜州取鄜

時為名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郡治洛交

縣取洛水之交

分兵取馮翊

馮翊郡同州魚取蒲同則

以制已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

新志戶曹

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徭逋負良賤芻橐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殺賊近千

人近其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

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

人乾祐至安邑

安邑縣時屬解州

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

擊之盡殪

殪一計翻

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

白逕嶺在解縣東

遂

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

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

江淮庸調汴漢而上梁洋調徒弔翻

上自散

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

往來不絕曰駱驛使疏吏翻

長安人聞車駕

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

憩去例翻

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

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
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
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
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
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
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
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
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

伺相吏
翻復扶

又翻後果如泌所料

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

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

言急於復兩京迎上皇

不能

待此決矣

言決不能從泌之策也

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

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

此即武功之東原西原也蜀諸

葛亮駐師之地使疏吏翻

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

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

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

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

遁去

將即亮翻
又音如字

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

領恒陽軍事封媯川王

唐會要恒陽軍置於恒州郭下恒戶登翻媯居為翻

以牛

廷介領安陽軍事

時慶緒分兵屯鄴郡安陽縣因所屯之地而曰安陽軍

張忠志

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

以禦官軍

守式又翻陘音刑令力丁翻

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

輸范陽思明擁強兵據富資益驕橫

先悲薦翻橫戶孟翻

浸不用

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為思明殺慶緒張本

戊戌永王璘敗死

璘離珍翻

考異曰新舊紀傳實錄唐歷皆不見璘敗

在何處若在當塗不應登城望見瓜步揚子李白永王

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云初
從雲夢開朱邱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
於諸書別無所見疑未敢質余詳考下文璘所登以
望瓜步揚子者蓋登丹楊郡城也璘自當塗進兵擊斬
丹楊太守閻敬之遂據丹楊城然後可以望見楊子及
瓜步江津之兵及其敗也自丹楊奔晉陵以趣鄱陽其
道里節次可驗其黨薛鏐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

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楊子

楊子本為鎮屬江都縣高宗廢鎮置

楊子縣即今真州治所

成式使判官裴茂

新書作裴茂

將兵三千軍于

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

懼色季廣琛名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

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鏑永為逆

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

江寧

是年以丹楊之江寧縣置昇州江寧縣

馮季康奔白沙

今真州治所唐之白沙鎮

也時屬廣陵郡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

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

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

兵具舟楫而去

又復扶翻

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

新書曰新

豐陵攷其地在晉陵界蓋南朝山陵之名

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

侃等逆戰射瑒中肩

射而亦翻
中竹仲翻

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

餘衆南奔都陽

都陽郡
饒州

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西

來訪使皇甫侁

江西江南西道也史從
簡便曰江西侁所臻翻

遣兵追討擒之

潛殺之於傳舍

傳張
戀翻

瑒亦死於亂兵侁使人送璘家屬

還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邪

遂廢侁不用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旼及兵馬使李韶

光大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

考異曰實錄三月朔
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

賊於潼關汾陽家傳云正月二十八日使宗子懷文潛
募郭俊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軍約期以翻城公

乃進軍出洛交分兵收馮翊二月十一日郭俊等同大
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幽檀勁卒千人崔乾祐尋絕而
免乾祐先置兵於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馬
步五千伏於閤城中公使盱及僕固懷恩等先擊之賊
大破遽焚橋我軍蹈之而滅乾祐棄閤城尋白涇嶺而
逸遂收河東郡舊子儀傳曰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
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
司士徐晃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伺王
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
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百姓偽降乾
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
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關之間無復寇鈔唐厯云
子儀收蒲州又龍下潼關按潼關在河東馮翊之南若
未破河東馮翊安能先取潼關又實錄云三月取河東
而下復載二月戊戌以後事與舊
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傳及唐厯

斬首五百級安慶緒

遣兵救潼關郭盱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渭水退保河東

陽家傳云偽

關西節度安守忠帥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懷恩王仲昇陳於永豐倉南及暮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王祚決戰而死唐厯子儀嚴下潼關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戰大敗死者萬餘衆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蕭瑋死之盡屠城中舊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度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不得馮翊則西路不通後奉詔赴鳳翔歷馮翊而去則馮翊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路賊所必爭也子儀若不敗則何以弃潼關而不守今參取衆書可信者存之

三月辛酉以

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

僕射並罷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尚書苗晉卿

惡鳥路翻

安

祿山之反也請出晉卿為陝郡太守兼陝弘農防禦使

兼二郡防禦

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長安失

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敕徵之為左相軍國大

務悉咨之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

謂識祿山有反相也事見二百十四

卷開元二十二年

為之流涕

為于偽翻

遣中使至曲江祭之

張九齡韶州曲江

江人使疏吏翻宋白曰曲江縣以湏水屈曲為名

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

兵攻睢陽

復扶又翻

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

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

膏居號翻

而賞不酬勲

以號王巨斬告身不

與賜物恐將士怨望而不力戰故先以此言慰撫之

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

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

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

少始紹翻帥讀曰率陳讀曰陣

賊乃大潰斬將

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

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

輟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

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夏四月顏真

卿自荆襄北詣鳳翔

真卿奔平原渡河欲赴行在而陝洛為賊所梗故南奔荆襄然後自

荆襄取上津路北詣鳳翔

上以為憲部尚書

憲部刑部尚辰羊翻

上以郭子

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

帥所類翻四月子儀為司空尋以廣

考異曰唐厯

平王為元帥子儀為副元帥按鄴侯家傳廣平在靈武已為元帥唐厯誤也

使將兵赴鳳翔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

三原

本漢池陽地後魏置三原縣

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

李若幽

考異曰汾陽家傳作桑如珪今從舊傳

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

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

白渠漢白公所開因名

若幽神通之玄

孫也

淮安王神通隋義寧初起兵應高祖

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

進屯瀋西

唐都長安跨渭為三橋東曰東渭橋中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程大昌曰秦漢唐架渭者

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水經注瀋水出杜陵之樊川過漢長安城西而北注于渭瀋音決

安守

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

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京城西有漕渠

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門至京城西北角屈而東流逕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屈而北流入渭清渠在漕渠之東直秦之故杜南城稍東即香積寺北

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

丑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陳

陳讀

曰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

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

退保武功

監古街翻

考異曰汾陽家傳曰賊帥安守

忠李歸仁領八萬兵屯於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陳於清渠之側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日救兵至又陣于清渠我師敗績以昌暑毒師人多病遂收兵赴鳳

翔今從舊傳

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

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

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

信牒者未有告身先給牒以為信也

諸軍但以

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

收散卒

恐其潰散畏罪而歸賊復以官爵收之復扶又翻

由是官爵輕而貨重

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

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衣於既翻名

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房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

難乃旦翻

而瑄多稱病不朝謁

朝直遙翻

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庶子劉

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

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賊賄丁巳罷瑄為太子

少師

房琯既敗師而不思補過
罷之為散官猶輕典也

以諫議大夫張鎬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晨夜

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

太平也上然之

飯扶晚翻

庚申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為元

獻皇后

妃隋納言士達之曾孫景雲
初入東宮為良媛實生上

山南東道節度

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

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

枕職任翻

上遣宦官將軍

曹日昇往宣慰

以宦官而為將軍
故謂之宦官將軍

圍急不得入日昇請

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

至

是年夏四月顏真卿已是荆襄北詣靈武曹日昇之至襄陽蓋在四月之前

曰曹將軍不

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

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

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

取糧

復扶又翻

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是在圍中凡周

歲

去年五月賊圍南陽至是周歲

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

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

能克而還

師讀曰率還音旋又如字

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炆扼其衝

要南夏得全

夏戶推翻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

以清渠之敗也

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

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

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

休息巡與將軍南霁雲

南姓也周有南仲魯有大夫南遺

郎將雷萬春

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

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

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

射而亦翻下雲射同剡以冉翻剡也

中者喜

中竹仲翻

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

左目幾獲之

喪息浪翻幾居依翻

子奇乃收軍退還六月田乾

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

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已者翻城來降

乾真解安邑遁去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

死

王去榮富平人

上以其善用礮壬辰赦免死以白衣於陝郡

効力

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所必攻也上欲免去榮之死而收其力用而不計其隳國法也考

異曰實錄云於河東承天軍効
力據賈至集陝郡也今從之

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

下

下遐嫁翻
上下下同

上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易坤卦文
言之辭

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

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

若以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

技渠
綺翻

其

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

復扶
入翻

若止捨

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

誘音
酉

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

夫音扶去榮縣民也縣令則其君也大君謂天子治直吏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伏惟明主全

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

之下戶嫁翻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典帝

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去

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

暴橫

技渠綺翻
橫戶孟翻

為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愛

無親踈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

列於十惡

唐初房玄齡依隋定律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

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

內亂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其不義之條注曰謂

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已

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

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

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

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

夫音扶少始
紹翻邪音耶今

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枝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陝失冉翻
觀古玩翻

至曾之

予也

賈曾見二百十卷先天元年

南克土豪何滔作亂執本郡防

禦使楊齊魯

南克郡果州

劍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之

使疏
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

賊二萬餘人

邪音耶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軍

兵馬使陳玄禮劔南節度使李恒討誅之

恒胡登翻

壬子

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

六萬石

睢音雖復扶又翻先悉荐翻

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

郡

濮博木翻濟子禮翻

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

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

廩當作稟音筆錦翻

給也合音閭合倫為合

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

徵

復扶又翻

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

至一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

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勢如半虹

杜佑曰以大木為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

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枕枕相去四尺勢微回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

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

雷翻

欲令騰

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

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挂之使不得進一

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

盛時征翻折而

設翻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閣

棚閣者於城上架木

為棚跳出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宇可蔽風雨戰士居之以臨禦外敵今人謂之敵樓

鈎之所及

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鑱鑱末置大鐮搦其鉤頭

鑱蘇果翻搦吐盍翻

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

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鑱賊又於城西

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

磴都鄧翻

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

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

松明者松枯而油存可燎之以為明乾音干

積

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

復扶又翻重直龍翻

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

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以孤城介居強寇之間外無救援宜其受屠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濫者衆八月罷渙為餘杭太守

杭州餘杭郡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後自餘杭移治錢唐

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古縣也寰宇記曰

禹捨舟登陸於江東來訪防禦使以張鎰兼河南節

度來訪等使代賀蘭進明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

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

考異曰實錄云拔其衆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

叔冀在譙郡蓋叔冀欲投睢陽為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今從新記

睢陽士卒死傷

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

西南與士卒同食荼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

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

復扶又翻

說式芮翻為于偽翻是時許叔異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

在臨淮

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疆域廣矣梁於漢徐縣地置高平郡隋開皇十八年

廢郡為徐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宿預也武后

長安四年割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

元二十三年移泗州治臨淮郡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

淮天寶元年更為臨淮郡

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

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

披昔

彼翻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

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

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

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

強其兩翻

具食與樂延霽雲

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

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

咽烏前翻喉也

大夫坐擁彊兵觀睢

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

齧落一指以示進明

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

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按柳宗元曰霽雲既

霽雲碑云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舊傳

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為

泣下

為于偽翻

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

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

張巡自寧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寧陵城城使巡所署置

也將即亮翻使疏吏翻

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

壞賊營

壞音怪

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

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琯為相惡賀蘭進

明

事見去載十月惡烏路翻

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

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

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

名亦懼為叔冀所艱也

史言房琯以私憾進明用許叔冀以制其肘腋使不敢分兵救

巡遠然以進明之才借使出兵亦未必能制勝

戊辰上勞饗諸將

勞力到翻遣攻

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

臣必死之

考異曰汾陽家傳閏八月二十三日肅宗授代宗鉞俾誅元惡詔公為副元帥二十三

日出鳳翔實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辭出又云戊子回紇葉護至扶風蓋郭子儀以閏月二十三日先

行屯扶風九月十三日廣平乃發也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

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

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

長安苑門也

賊有先屯武

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

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

復扶又翻下同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

度使程千里所敗

敗補邁翻

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上黨郡潞州為

程千里被擒張本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六

起疆圉作噩九月盡著雍閏茂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

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

反為希德所擒

為將者不可恃勇輕脫程千里欲擒蔡希德反為希德所擒恃勇輕脫之禍也

騎奇寄翻挑徒

了翻帥讀曰率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

將

從才用翻語牛倨翻

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

帥所類翻

希德攻

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

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

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

見賢通翻勞力到翻

丁亥

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

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

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

遠來相助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

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

香積寺北澧水之東

此皆漢上林苑地也地說云豐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漢龍臺觀東

南與渭水會于短陰山程大昌曰香積寺呂圖在子午

谷正北微西郭子儀收長安陳于寺北距澧水臨大川

大川者沔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蓋寺在澧水之東交水

之西也呂圖云在鎬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

先敗于清渠至此則循南山出都城後據地勢以

待之也陳讀曰陣下陳於其陳於陳陳乃賊陳同李嗣

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

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

官軍却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

重直用翻

李嗣業

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

陳前大呼奮擊

呼火故翻

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

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

卒

先悲薦翻

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

王難得為

鳳翔都知兵馬使時上在鳳翔蓋御營大將也

賊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難得自

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掣昌列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

前

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

奇騎

寄翻偵
丑鄭翻

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

滅殆盡賊由是氣索

索音各
翻盡也

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

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

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

塹七
器五羔翻

僕

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弃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

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

俶昌六翻
騎奇寄翻

俶曰將軍戰亦疲

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

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

駘堅亮翻將即亮翻復扶

又翻下而復可復復脩復為敢復同

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

旦也

言何用俟明旦

倣固止之使還營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懷恩固請往

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

遲直二翻諜達叶翻

守忠歸仁與

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

廣平王若用僕固懷恩之言固不假新店之戰可以徑取

東京

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

護欲如約廣平王倣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

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

紇下沒翻為于偽翻下當為同

不可

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

足

夷禮以拜跪捧足為敬

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

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漣水之東

過京城南歷安化門

明德門啟夏門外遼京城東南角轉北歷延興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漣水漣水出藍田縣境之西北行過白鹿原西又北入百姓軍士胡虜見倣拜皆泣曰廣平王

于霸水漣音產

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衆入城百姓

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東出京城門取洛陽叔昌六翻

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為西京留守

少始照翻

守式又翻

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

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

使疏吏翻啖徒敢翻姓也

命左僕射裴冕

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

射寅謝翻泌毗必翻李泌時從軍在長安

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

當還東宮復脩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

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

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

進

更古孟翻蒐五回翻請留勸進事並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

及今成功聖上思戀

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

養羊尚翻

上即使泌

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

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

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

泌掌契鑰見二百十八卷上年九月今付輔國宮禁之權盡歸之矣為輔國專擅張本

泌曰臣今

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

憂患今方相同娛樂

樂音洛

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

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

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

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

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

唐制凡朝日殿

上設黼宸躡席熏爐香按皇帝升御座宰執當香案前奏事

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

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邪是直

以朕為句踐也

邪音耶范蠡既與越王句踐報吳之恥蠡乃扁舟五湖遺大夫文種書以為句

踐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文種見書遂稱疾句踐賜文種死句音鉤

對曰陛下不

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

復扶又翻

且殺臣

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

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

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謂不從使建寧王自嫡檀取范陽之策也肅宗以意言之對

對

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

英果艱難時有功

謂馬寃勸留及北赴靈武血戰以衛上也事見二百十八卷元載六月

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

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

事見上卷本年正月嗣祥吏翻

卿不細知

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
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
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
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
臣請用廣平

事見二百十八卷元
載九月帥所類翻

建寧若有此心當深

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

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

引論語孔
子之言

朕不欲

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

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

聰明醜殺之

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

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

賢廢見二百二卷永隆元年死見二百

三卷武后光宅元年卒子恤翻音禽

其辭曰種瓜黃

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

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

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

識職吏
翻記也

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

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

李泌歷事肅代德三朝皆能言人所難言奇士也

郭

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

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

上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污者半天下

汚鳥故翻

聞陛下龍

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

遽使赦之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壬子興平軍

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時王難得領興平軍

吐蕃陷西平

西平

郡部州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

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

驅是無江淮也

考異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賊若欲

取江淮統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叛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

且我衆

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

謂春秋列國同盟有急則

相救恤也况密邇羣帥乎

羣帥謂張錫尚衡許叔冀等帥所類翻

不如堅守以

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

愛妾殺以食士

食祥吏翻

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

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

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

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鬼無所歸

者為厲

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

裂齒碎何也

皆疾智翻人才詰翻目皆也

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

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

決翻一

所餘纔三四子奇義

其所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用且得士

心存之將為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

斬之

考異曰新傳曰號王巨之走臨淮巡有妹嫁陸氏遞巨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為巡補進行間

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按巨在彭城若走臨淮陸姊在睢陽城何以得遞之今不取

巡且死顏

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

本將謂本部之將陳讀曰

陣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

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

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

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

離力智翻

汝為

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

為于偽翻卒子恤翻

又推

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

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

道亟進

張鎬代賀蘭進明見上卷八月

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

按新書方鎮表浙東浙西明年方置節度使時崔吳在浙東李希言在浙西皆非節度使淮南則李成式北海

尚為賊將能元皓所據然去年已置北海
節度使是雖未復北海而已置北海帥矣
及譙郡太守

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狠不受鎬命比鎬至

比必利翻及也

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考異曰舊傳作豪州刺史新傳作濠州

刺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遠亳州

與睢陽接境必亳州也今從統紀

余按通鑑改統紀

之亳州為譙郡以比時未復郡為州也讀者宜知之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

自長安東走保陝

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

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

舊兵謂張通儒等所

領自西京東走之兵已未廣平王至曲沃

此非春秋晉桓叔所封之曲沃按其地在弘農

靈寶二縣之間水經注弘農縣東十三里有好陽亭又東有曲沃城

回紇葉護使其將軍

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

旁步浪翻

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

據舊書新店在陝城西

賊依山而陳子

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

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

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奔陝東

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

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

東都苑門也

走河北

考異曰實錄無新店戰日但云子儀與嗣業等至新店遇賊大破之逐北五

十餘里人馬相枕藉器械戈甲自陝至洛城委弃道路無空地庚申慶緒走其夜自東都苑門帥其衆黨奔河北士戌元帥廣平王與子儀取陝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陝兼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於陝西依山而陳彼則憑高下擊此乃進軍上衝賊屹立不動公使偽退引令下山使回紇驀澗走險以襲其背賊乃敗績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破賊於陝西八日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己未破賊于新店辛酉慶緒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北士戌廣平王入東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陝郡壬子復東京按陝洛之間幾三百里汾陽傳新紀太早實錄壬戌收陝郡太晚今從年代記幸蜀記殺

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于

偃師

考異曰實錄舊傳皆曰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於客省及安慶緒敗度河北走

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誅曰唐故御史中丞

張許二君以守城睢陽陷張君遇害許君為羯賊所擒

求死不得降逼至偃師

士戍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

縣亦被兵馬今從之

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

止成都使還

此還者啖庭瑤也還音旋

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

道自奉不復來矣

復扶又翻下嗣復同

上憂懼不知所為後使者

至

此奉羣臣賀表
中使繼還也

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

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

日定東行歸京之日也

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

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

衡山在衡陽郡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嶽也

漢武帝以霍山為南嶽隋文帝以衡山為南嶽按泌傳泌願隱衡山詔聽之

敕郡縣為之築

室於山中

為子偽翻

給三品料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

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

張用濟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

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

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

北走音奏

考異曰舊魯吳傳云吳保南陽賊使武令

均攻之今均死又令田承嗣攻之下又曰王師伐兩

京承嗣今均奔河北唐歷慶緒據鄴武

制以瑱為河南

今均自唐鄧至吳傳云武令均死誤也

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

雍錄望賢宮在咸陽縣東數里

得東京捷

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

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

高宗咸亨元年改蓬萊宮為大明宮即東內

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

含元殿前

含元殿東內前殿也當丹鳳門內

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

環音

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

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

成府改元天成

考異曰唐歷曰改元天和薊門紀亂日改元至成與實錄年號不同紀年通

諸兩存之今從實錄

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

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

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

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復扶又翻

廣平王俶之

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

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已已

崔器令詣朝堂請罪

此東內之朝堂也在含元殿左右左曰東朝堂右曰西朝堂朝直延

翻

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

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

所由人有所監典祇承人

聽指呼給使令而已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

五代志汲郡隋興縣

有蒼巖山隋興縣唐時當省入汲縣甄之人翻操七到翻行下孟翻

安祿山為采訪使奏

掌書記

此天寶間事

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

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

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

強其

兩

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

上時 掌翻 俶

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

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濟於三司署舍使受

賊官爵者羅拜之館音貫

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

以愧受賊官爵者之

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

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

受賊官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

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

所污者勿問

東內端門曰丹鳳門樓曰丹鳳樓首手又翻污為故翻

癸酉回紇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

長樂驛在滄東長樂政

上與宴於宣政殿

自舍元殿入宣政門為宣政殿東內之中朝也

葉護奏以軍

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

沙苑在馬翊渭曲李吉甫郡國圖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

馬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余靖曰唐沙苑監今之同州少詩詔翻

自歸取馬還

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

為于為翻

上賜而遣之

十一月廣

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

再造

勞力到翻

張鎬帥魯晁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

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

巖據大同未下

能奴代翻姓也北海屬河南道大同屬河東道

已丑以回紇

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

遺于李翻

使就朔

方軍受之

以嚴莊為司農卿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

栗為九廟主

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埋桑主上皇幸蜀九廟之主委之賊手故彭原更

以栗為之

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長樂殿攷雍錄及呂圖皆無之以下文上皇入大明宮御

含元殿見百官次詣長樂殿謝九廟主則是殿亦在大明宮中也大明宮圖有長樂門則長樂殿蓋在長樂門

內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

從才用翻

上皇命悉

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

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

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

而泣上捧上皇足鳴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

之著陟略翻勝音升索山客翻為于偽翻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

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

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車駕所在衛士立仗縱千

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

優扶又翻上皇不肯居正殿此行宮正殿也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

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

品必嘗而後進之

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皇上

馬上親執轡行數步

為于偽翻轡苦貢翻蜀記云執轡轡出宮門上皇令左

考異曰幸

右扶上馬今從實錄

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

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左右皆呼萬歲

玄宗失國得反宜痛自刻責以謝天下乃以為天子父之貴誇左右是全無心

賜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

開遠門長安城西面比來第一門

御含元

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

樂音洛即

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辛亥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誣為詳理使

因按

獄特置此官

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

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

誣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

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

免例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

鉞戶公翻俶昌六翻 考異曰實錄光弼舊守司徒按舊傳光弼檢校司徒耳實錄誤也

自餘蜀郡

靈武扈從立功之臣

從才用翻

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

愷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

皆加贈官

差初加翻愷時陵翻李愷盧弈蔣清以守洛死顏杲卿袁履謙以守常山死許遠張巡以

守睢陽死張介然以守榮

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

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載祖亥翻

郡縣來載祖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

名官名一依故事

大寶元年改兩省長官為左右相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十一載又改吏部

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今皆復舊蠲圭淵翻

以蜀郡為東京鳳翔為西

京西京為中京

以長安在洛陽鳳翔蜀郡太原之中故為中京以張良娣為淑

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川王

憊為堯王東陽王佺為涇王儼為襄王倕為杞王偲為

召王侶為興王侗為定王

娣大計翻憊戶簡翻倕他頂翻儼戶剛翻召讀曰邵召時

昭翻侗吐公翻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

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

睢音雖為手為翻傳直總翻上時掌

翻下同以為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

師師至而巡死

謂張鎬之師至而睢陽之城已陷三日也

巡之功大矣而議

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

以巡食人為巡善過惡

揚錄瑕弃用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

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

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

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

難乃旦翻

不睹休明唯

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

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

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

執賊庭不沾褒贈

史言唐褒忠之典有遺恨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

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上不敢受傳國寶見二百一十八卷元載

九月

安慶緒之北走也

謂自東京北走度河

其大將北平王李歸

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

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

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

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

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

耿仁智蓋為范陽節度判官

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

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

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

歸之

帥讀曰率

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

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

朝日一出葉上之露即晞故以為喻說式內翻

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

耳

易以鼓翻

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

考異曰舊

傳云三千騎今從實錄

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

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

勝音升

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

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

樂音洛

別遣人收其甲

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

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

萬來降

十三郡范陽北平媯川密雲漁陽柳城文安河間上谷博陵勃海饒陽常山

并帥其

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

考

異曰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烏承恩受命入幽州陳禍福思明乃有表今從實錄實錄曰明日遂拘承慶斬守忠之首以徇舊傳曰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二首以徇新烏承北傳曰思明斬承慶按實錄明年二月

承慶守忠遣人齎表狀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既被拘

則降於思明復為之用耳

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考

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皆云河北節度使按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兼河北採訪使思明蓋襲祿山舊官耳今從實錄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

慰

旬斷

使將所部兵討慶緒

將即亮翻

先是慶緒以張忠志

為常山太守

先悉薦翻

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

恒州刺史開井陘路

開太原兵自井陘出常山之路

招趙郡太守陸濟

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

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

棣等州皆降

後魏置安州治方城唐檀州即其地也唐無安州在河北或者安史以莫州文安郡

為安州歟雖相州未下

謂安慶緒據鄴也

河北率為唐有矣

因史思明降史

言一時之事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

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

上時掌翻背蒲妹翻處昌呂翻

上欲從之

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

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

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

若盡誅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

書角征之辭李峴避唐諱改治為理

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

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

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

於城西南獨柳樹下

劉昫曰獨柳樹在長安子城西南隅

陳希烈等七人

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

張洎死上皇曰均洎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

事

為于偽翻
下均為同

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

無有今日

上皇之為太子也太平公主忌之東宮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於主元獻楊后方娠上皇

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而人上皇於曲室自煮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煮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遂生帝及帝在東宮李林甫動搖者數矣均均均保護得免臣

不能活均均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泉因俯伏

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均均為汝長流嶺表張均

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

考異曰柳程常侍言旨云太上皇召肅

宗謂曰張均均兄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三哥家事雖犬彘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

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儻死者有知臣亦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均宜長流遠惡處張均宜弃市阿奴更不要苦救這賊也肅宗掩泣奉詔按肅宗為李林甫所危時說已死乃得均均之力均均以說遺言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盡心於肅宗耳今略取其意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

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
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
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
為于偽翻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各全其首領

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
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

治宜吏翻
沈持林翻

世

亂則委弃孤城壅粉寇手

壅賤西翻

何為善者之不幸而

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

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

隸郎計翻

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

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

事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

乃復責

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

復扶又翻從才用翻

六等議刑斯亦可矣

又何悔焉

故妃韋氏既廢為尼居禁中是歲卒

韋妃廢見二百十五卷大寶六載

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

元從子弟謂從帝馬鬼北行及自靈武還

京師者從才用翻

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

左右羽林左右龍武

左右神武謂之北牙六軍

又擇善騎射者十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

石廂號曰英武軍

騎奇寄翻

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領蒲

絳等七州

至德元載置河中防禦守捉蒲關使今升為節度領蒲絳隰慈晉虢同七州治蒲州考

異曰諸地理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月日是歲十二月戊午赦云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蓋此即復以郡為州之文也此領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乾元元年也分劔

南為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

東川領梓遂綿劍龍閬普

陵瀘榮資簡十二州治梓州

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五州夔峽節

度領夔峽等五州

荆南節度本領十州今分兩鎮荆澧兼領朗郢復共五州夔峽兼領涪忠

萬共五州

更安西曰鎮西

更工衡翻

乾元元年

是年二月改元

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加

上尊號

考異曰實錄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寶禮畢冊上加尊號上言讓曰伏奉聖旨賜

臣典冊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感皇帝授傳國寶符受命寶符各一按去年十二月癸亥上已授國璽告太清宮甲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於殿下涕泣拜受今又云授寶事似複重唐歷統紀年代記舊記皆云去年十二月授傳國璽此年五月戊寅冊尊號今從之

上固辭大聖之號上皇不許

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寇逆未平九廟未復而父子之間迭加徽

稱此何為者也

先是官軍既克京城

先悉薦翻

宗廟之器及府庫資

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乙酉敕盡停之乃

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 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

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

勢傾朝野

為輔國得權與淑妃交惡本朝直道翻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

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

能奴代翻江翻

以為鴻臚卿充河

北招討使 丁未上御明鳳門

唐會要曰至德三載改丹鳳門曰明鳳門通化

門為遠禮門安上門為先天門凡坊名有安者悉改尋却如舊

赦天下改元

乾元

盡免

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改年為載自上皇天寶三載始復扶又翻

庚

年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

使 三月甲戌徙楚王俶為成王 戊寅立張淑妃為

皇后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

行營節度使始

此 癸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嗣業與裨將荔非

元禮討誅之

荔非虜複姓姓譜荔非西羌種隋有荔非雄涇州人

安慶緒之北

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

暕古限翻

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

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

歸碭於鄴市凡有謀歸者

碭古瓦翻歸字下當有國字

誅及種族

胡人

種誅之華人族誅之種章勇翻

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

與其羣臣軟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

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

水攻之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東南出山而東流過河內縣北慶緒自鄴屯河內須度沁水沁七陂側

不勝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癸卯以太子少師號王巨為河

南尹充東京留守

辛卯

辛卯當作辛亥傳寫誤也新書肅宗紀作四月辛亥此又

逸四月二字

新主入太廟

奉粟主自長樂殿入太廟

甲寅上享太廟遂祀

昊天上帝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五月壬午制停采

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

觀察使始此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

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
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
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為權重難制罷之
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使訪處置使四
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年曰採訪
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曰觀察
使處置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

中要謂中人居權要者如李輔國之類

聞

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
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
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

入宿衛

思明叔冀後皆如鎬言滑州靈昌郡使疏吏翻難乃旦翻

時上以寵納思明

以當作已唐人多通用以已
二字但於此作以文意不通

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

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

思明在范陽滑州治白馬
縣漢古縣也許叔冀屯焉

上

以鎬為不切事機戊子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

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

尚辰
羊翻

張后生興王侶

侶音
韶

纔

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

揆曰

嗣祥吏翻
從十容翻

成王長且有功

長知
兩翻

朕欲立為太子卿

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

勝音
升

上

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揆玄道之玄

孫也

叙昌六翻李玄道武德中為天策府學士

乙未以崔圓為太子少師

李麟為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

少始照翻好呼到翻

太常少

卿王璵

璵音余

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

俚俗上悅之以璵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俚音里考異曰舊傳云

三年七月今從實錄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

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

顏杲卿死事見二百十七卷至

德元戴守式又翻

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

守

釁州普安郡

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

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

晉置壽陽縣屬樂平郡後魏廢樂平郡以壽陽

縣屬太原郡九域志在太原府東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已移治陽曲宋白曰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後魏風土記晉末山戎內侵太原之民來向山東戎即居之真君十年出徙壽陽之戶於太陵城南置壽陽縣隋開皇改壽陽為文水縣又於壽陽故城置壽陽縣即今縣是也為史思明所虜

去年史思明攻

太原因虜泉明

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

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袞履謙尸

棺斂以歸

棺古玩翻斂力贍翻

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

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

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

號戶高翻
索山客翻

隨

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

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閔其姑愁悴

先悉薦翻後戶
遺翻悴泰醉翻

先贖姑女比更得錢

比必利
翻及也

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

姊妹

從才
用翻

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

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

資糧則均分之其
或有不足則減常

數而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

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

卿無異乃始慙服

顏杲卿之忠節固照映千古而其子之孝義亦非人所及也

六

月己酉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

漢武帝始祀太一至唐復祀之蓋參用九宮貴

神之說項安世曰中宮天極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尊所臨之方則嘉應海臻漢武帝始祠之

從王

與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

崇雖遂翻神禍也

與請遣

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

擾州縣干求受贓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

十為蠹尤甚

使疏吏翻少始照翻

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

至驛門扃鑰不可啟

扃古營翻鑰蘓果翻

震怒破鑰而入曳巫於

堦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

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

營節度使

李嗣業以鎮西北庭兵屯懷州就為刺史征調以給軍嗣祥吏翻

山人韓

穎改造新歷丁巳初行穎歷

時韓穎上言大衍歷或誤帝疑之以穎直司天臺損

益其術每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歷

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

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

去年十二月始命三司推究陷賊官處昌呂翻分扶

問翻

太子少師房琯既失職

謂罷相也

頗怏怏多稱疾不朝

怏於兩翻朝直遙翻

而賓客朝夕盈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琯

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下制數琯罪貶幽州刺

史

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數所具翻又所主翻

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

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琯黨也

閬州閬中郡巴州清化郡漢巴郡宕渠縣地閬

音浪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

考異曰舊傳知義

為節度使按安祿山始為平盧節度使舊傳誤也

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

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

事見上卷至德元載

思明思舊恩而全之

及安慶緒敗承恩勸思明降唐

去年十一月事

李光弼以思明

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

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

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

將營說誘之

數所角翻衣於既翻說輸內翻誘音酉

諸將以白思明思明

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

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

按經典釋文館古坑

翻惟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

其父

少詩照翻省悉景翻思明雖伏二人以察承思然不使其子與父共處則謀無自而露姦雄之智數

固非人所及也

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

吾為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

呼火故翻

思明乃執承

恩索其裝囊

凡行者之裝盛以囊索故曰裝囊有底曰囊無底曰索索山容翻

得鐵券及

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

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

烏承恩持鉄券人不測之虜使

阿史那承慶之事不成承恩其能奉鉄券以還天子乎使思明果授首則宜宥其同惡而先籍其姓名果能悉誅之乎余謂李光弼之明智必不為此蓋思明因承恩言為為此牒抗表以罪狀光弼又偽為簿書籍將士姓

名以激怒之使與已同反而無他志

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為此承

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

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

臣遂榜殺承恩父子

榜音彭 四月殺承恩

考異曰唐歷舊傳皆云

始為節度副使六月死

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玘走免

玘音

此又且禮翻

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

上時掌翻

上遣中使慰諭思

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會

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

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

本從安祿山反乎

思明又以此激怒其將上

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

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陛

下不為臣誅光弼

偽翻 不為于

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

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

用表皆函封

仁智悉削去之寫

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

明憐欲活之復召入

去羗呂翻 復扶又翻

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

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

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

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于地

史言耿仁智去逆從順以死全節呼火故翻

烏承玘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

石嶺

軍在忻州

秀容縣

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

寶

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

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

幼女寧國公主妻之

妻七細翻

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為冊禮

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

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

弟也

天寶中鮮于仲通黨附楊國忠致位通顯

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

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

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

衣於既翻

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

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

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邇者唐與

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

以所生女妻可汗

妻七細翻

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

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

主為可敦

自突厥有國以來可汗號其正室曰可賀敦

舉國皆喜 乙未郭

子儀入朝

考異曰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闕下按上元元年李光弼拔懷州始擒太清

實錄誤也唐歷本紀等皆無之舊子儀傳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

八月

壬寅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

度使

考異曰實錄云青徐等五州節度使李廣琛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按青州豈可屬兩節度

又廣琛先為荊州長史今年五月為右常侍九月討安慶緒時實錄稱鄭蔡節度使汾陽家傳稱淮西荆潼舊紀稱荊州未嘗鎮青徐實錄於此稱青徐恐誤也余按新書方鎮表至德元載置青密節度使領北海高密

東牟東萊四郡乾元元年青密節度增領滑濮二州青密節度即前所云北海節度也領青密登萊四州增領滑濮是為六州節度使若以青登五州增滑濮二州則七州矣其數不合

庚戌李光弼入

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

行營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

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九月

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為蒲同虢三州節度使

去年置河中節度使領蒲絳等七州今趙泚節度蒲同虢三州而已蓋兵興之際分命節帥以扼險要其所統之增減離合隨時制宜耳

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長

拓拔戎德傳首

貞觀以後吐蕃浸盛党項拓拔諸部畏
逼請內徙詔慶州置靜邊軍州處之又

置芳池都督府於慶州懷安縣界管小州十以處党項
野利氏部落至德以來中國亂党項因寇邠寧二州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

城

汲鄴趙魏平原清
河博平凡七郡

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

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

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

言通儒譖而殺之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好殺同考異
曰河洛春秋十月蔡希德有密款歸

國將襲殺慶緒以為內應左右泄之慶緒斬希德於鄴
中人曰慶緒既殺希德始有土崩之兆矣鄴門紀亂史

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謀策果斷英武皆不及之時希德在相州為慶緒竭節展効思明未敢顯背無何希德為慶緒所殺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知其實大喜見於顏色焉今從實錄

麾下數千人皆逃

散諸將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總中外

兵乾祐懷戾好殺

將即亮翻悞弼力翻狠也

士卒不附庚寅命朔方

郭子儀淮西魯炆興平李真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

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

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

炆火迴翻濮博木翻嗣祥吏翻琛丑林翻將即

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

王思禮先

為關內節度使時兼領
澤路節度使鎮路州

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

考異曰

實錄有李興無崔光遠而云凡九節度汾陽家傳有光遠無興又有河東兵馬使薛兼訓蓋實錄脫光遠汾陽

傳脫興名耳兼訓蓋光弼裨將光弼未至間先遣赴鄴城也汾陽傳又以吳為襄鄧廣琛為淮西荆澧舊本紀

廣琛為荊州今從實錄汾陽傳又云公九月十二日出洛師涉河而東今從實錄涉庚二十一日也余按涉

庚當作庚寅

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

諸軍並行步騎數十萬而不置元帥號令不一所以有安陽之敗

但以宦官開府儀同

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處昌呂翻

觀軍容之名

自此始

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

廣州治南海縣本漢番禺

縣

刺史韋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

去 冬十月甲辰册太子

考異曰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頃者頻興大典累洽殊私

率土之間屢經蕩滌猶慮近者或滯徙牢其天下見禁囚徒已下罪一切放免按既云大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徒以下罪邪恐可大赦更名曰豫
初太子生之歲天下是衍字耳今不書赦豫州獻嘉禾於是以為祥更名
豫更工衡翻 自中興以來羣下無復賜物
復扶又翻 至是

始有新鑄大錢

乾元重寶錢也

百官六軍需資有差

郭子儀

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

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獲嘉縣本汲縣之新中

鄉漢武帝行幸至此聞獲嘉呂嘉因置獲嘉縣唐屬懷州九域志獲嘉縣在衛州西九十里

破安太清

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

丙午遣使告捷魯炆自陽武濟李廣琛崔光遠自酸棗

濟

陽武縣武德四年置於故原武城屬鄭州

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

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

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帥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

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

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

射之

射而亦翻

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

復扶又翻

慶

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

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

愁思岡在鄴城西據歐史在相

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考異曰汾陽家傳十月五日戰愁岡據實錄癸丑子儀破賊擒安慶和癸丑十四日也蓋捷奏始到

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

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

陽

磁州治滏陽南至鄴城六十里

遙為慶緒聲勢

甲寅土皇辛華清

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

崔光遠拔魏州

魏州治漢元城縣郭下又

置貴鄉縣與元城為二縣

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為魏州防禦使

會史思明分軍為三一出邢洛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

魏州

洹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國志曰周建德六年分臨漳縣東北置洹水縣在魏州西趣七喻翻

郭

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

刺史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十州以昇

州刺史韋黃裳為之

浙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使領昇潤宣歙饒江蘇常杭湖十州治昇

州 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戶部尚

書李峘為之

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衢
發台明處溫八州治越州

兼淮南節度使

此宜

參考下卷上元元年都統李峘注

己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

先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

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崧拒之

崧魚金翻

賊勢盛處崧連

戰不利還趣城

越七喻翻

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崧召我來

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崧處崧驍將眾所恃既死

眾無鬪志

姚聳夫若在未必能為宋保守河南而聳夫
之死宋人惜之李處崧若在未必能為唐保

守魏州而處奎之死唐人惜之以兩敵
相持而自裁副將乃自翦其手足也
光遠脫身走還

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平盧節度使王

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

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戾希逸

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

立戾希逸者李

懷玉而逐戾希逸者亦李懷玉也懷玉後賜名正已

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

書仲虺之誥之言

是故聖人

制禮以治之

治直之翻

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

尊卑有分

分扶問翻

大小有倫若網條之相維

書說命曰若網在綱

有條而

臂指之相使

賈誼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是以民服

不紊

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覦音冀覦音俞

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

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

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

周禮王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

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

誅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

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
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
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
行戶剛翻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

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

姑且也息安也且求

目前之安也

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

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此即周禮所謂八柄也治

直之翻予讀曰與

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

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

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

鉞師長一方

長知兩翻

是賞之也賞以勸惡其何所不至

乎書云遠乃猷

書康誥之言猷謀也

詩云猷之未遠是謂大諫

詩大雅板之辭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見論語

為天下之

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

勝音升

由是為下者

常眊眊焉伺其上

眊眊見翻目偏合而衰視也

苟得間則攻而族

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

語二

曲盡唐末藩鎮將卒之情狀間古覓翻惴之腫翻憂懼貌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

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

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

言其禍肇於命侯希逸帥平盧也毛萇曰

厲惡也鄭氏曰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

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

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侯登有

革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戰楚師敗績治直之翻下同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唐

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

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賈誼廉陸之論正此意

由是

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
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
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
征不庭庭直也不庭諸侯之不直者近世儒者以不朝為不庭謂其不來庭也無思不
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
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

鎮北大都

護府領大同長寧二縣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落使宋白曰振武軍舊為

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至德後振武節度治焉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

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領交陸等十一州

安南

節度使領交陸峯愛驪長福祿芝武義演武安十一州治交州宋白曰陸州玉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為陸州以州界有吐蕃陷河源軍陸水為名

吐蕃陷河源軍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騰錄貢生臣黃永澄

騰錄監生臣甄輔廷